歐陽修集/卷0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集卷四十 ◄

歐陽修集
卷四十一・居士集卷四十一

► 居士集卷四十二

序六首

【帝王世次圖序】

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。而後世猶失其傳者，豈非以其遠也哉？是故君子之學，不窮遠以為能，而闕其不知，慎所傳以惑世也。

方孔子時，周衰學廢，先王之道不明，而異端之說並起。孔子患之，乃修正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史記，以止紛亂之說，而欲其傳之信也。故略其遠而詳其近，於《書》斷自唐、虞以來，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。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，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。

孔子既歿，異端之說復興，周室亦益衰亂。接乎戰國，秦遂焚書，先王之道中絕。漢興久之，《詩》、《書》稍出而不完。當王道中絕之際，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，以取信於時。學者既不備見《詩》、《書》之詳，而習傳盛行之異說，世無聖人以為質，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。至有博學好奇之士，務多聞以為勝者，於是盡集諸說，而論次初無所擇，而惟恐遺之也，如司馬遷之《史記》是矣。

出孔子之學，上述前世，止於堯、舜，著其大略，而不道其前。遷遠出孔子之後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，又詳悉其世次，其不量力而務勝，宜其失之多也。遷所作《本紀》，出

於《大戴禮》、《世本》諸書，今依其說，圖而考之。堯、舜，夏、商、周，皆同出於黃帝。堯之崩也，下傳其四世孫舜，舜之崩也，復上傳其四世祖禹，而舜、禹皆壽百歲。稷、契於高辛為子，乃同父異母之兄弟，今以其世次而下之，湯與王季同世。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，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，二世而為武王。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，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，何其繆哉！

嗚呼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，百王之取法也。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，而後世所欲知者，孔子皆已論著之矣。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，不知不害為君子者，孔子皆不道也。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，其智知所取舍，皆如此。

【後序】

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《本紀》之失，猶謂文、武與紂相去十五、六世，其繆較然不疑。而堯、舜、禹之世相去不遠，尚冀其理有可通，乃復以《尚書》、《孟子》、孔安國、皇甫謐諸書，參考其壽數長短，而尤乖戾不能合也。

據《書》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，舜壽一百一十二歲，禹壽百歲。堯年十六即位，在位七十年，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，二年乃使攝政。時舜年三十，居試、攝通三十年而堯崩。舜服堯喪三年畢，乃即位，在位五十年而崩。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，凡十七年而舜崩。禹服舜喪三年畢，乃即位，在位十年而崩。由是言之，當堯得舜之時，堯年八十六，舜年三十。以此推而上之，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。舜居試、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，而禹壽百〔歲〕年。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，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，又在舜朝八十二年，通九十五年，則當舜攝、試之初年禹才六歲。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，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。至於舜娶堯二女，據圖為曾祖姑。雖古遠世異，與今容有不同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，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。然則諸家世次，壽數長短之說，聖《經》之所不著者，皆不足信也決矣。

【韻總序】

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，羿與逢蒙，天下之善射者也；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禦，王良、造父，天下之善禦者也。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，信哉。儒者學乎聖人，聖人之道直以簡。然至其曲而暢之，以通天下之理，以究陰陽、天地、人鬼、事物之變化，君臣、父子、吉凶、生死凡人之大倫，則六經不能盡其說，而七十子與孟軻、荀、楊之徒各極

其辯而莫能殫焉。夫以孔子之好學，而其所道者自堯、舜而後則詳之，其前蓋略而弗道，其亦有所不暇者歟？儒之學者，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，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。文字之為學，儒者之所用也。其為精也，有聲形曲直毫厘之別，音響清濁相生之類，五方言語風俗之殊。故儒者莫暇精之，其有精者，則往往不能乎其他。是以學者莫肯舍其所事而盡心乎此，所謂不兩能者也，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，然後儒者有以取焉。

洛僧鑒聿，為《韻總》五篇，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，考求前儒之失，辯正五方之訛。顧其用心之精，可謂人於忽微，若櫛之於髮，績之於絲，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。儒之學者，莫能難也。鑒聿通於《易》，能知大演之數，又學乎陰陽、地理、黃帝、岐伯之書，其尤盡心者《韻總》也。

世本儒家子，少為浮圖，入武當山。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，不妄與人交，有不可其意，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，閭士有一藝，雖千里必求之，介然有古獨行之節，所謂用心專者也，宜其學必至焉耳。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，其文字雜以夷、夏，讀者罕得其真，往往就而正焉。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，亦欲傳於其徒也。

【外制集序〈慶曆五年〉】

慶曆三年春，丞相呂夷簡病，不能朝。上既更用大臣，銳意天下事，始用諫官、御史疏，追還夏竦制書，既而召韓琦、范仲淹於陝西，又除富弼樞密副使。弼、仲淹、琦皆惶恐頓首，辭讓至五六不已。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，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，不得見，遣中貴人趣送閤門，使即受命。嗚呼！觀琦等之所以讓，上之所以用琦等者，可謂聖賢相遭，萬世一遇，而君臣之際、何其盛也！

於是時，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，顧予何人，亦與其選。夏四月，召自滑台，入諫院。冬十二月，拜右正言、知制誥。是時夏人雖數請命，而西師尚未解嚴。京東累歲盜賊，最後王倫暴起沂州，轉劫江淮之間，而張海、郭貌山等亦起商、鄧，以驚京西。州縣之吏多不稱職，而民弊矣。天子方慨然勸農桑，興學校，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。哀民困而欲除其蠹吏，知磨勘法久之弊，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。患百職之不修，而申行賞罰之信，蓋欲修法度矣。予時雖掌誥命，猶在諫職，常得奏事殿中，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、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。退得載於制書，以諷曉訓敕在位者。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，又修起居注，又修編敕，日與同舍論議，治文書所省不一，而除目所下，率不一二時，已迫丞相出。故不得專一思慮，工文字，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，而復誥命於三代

之文。嗟夫！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，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。若修之鄙，使竭其材猶恐不稱，而況不能專一其職，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。

明年秋，予出為河北轉運使。又明年春，權知成德軍事。事少間，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，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，於其所述百得一二，足以章示後世。蓋王者之訓在焉，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。於是錄之為三卷。予自直閣下，僦直八十始滿。不數日，奉使河東。還，即以來河北。故其所作，才一百五十餘篇云。三月二十一日序。

【禮部唱和詩序〈嘉祐二年〉】

嘉祐二年春，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，考天下所貢士，凡六千五百人。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，乃於其間，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，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，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。故其為言易而近，擇而不精。然綢繆反復，若斷若續，而時發於奇怪，雜以詼嘲笑謔，及其至也，往往亦造於精微。

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，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，而況於詩乎。古者《詩》三百篇，其言無所不有，惟其肆而不放，樂而不流，以卒歸乎正，此所以為貴也。於是次而錄之，得一百七十三篇，以傳於六家。

嗚呼！吾六人者，志氣可謂盛矣。然壯者有時而衰，衰者有時而老，其出處離合，參差不齊。則是詩也，足以追惟平昔，握手以為笑樂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噦者，亦將有之。雖然，豈徒如此而止也，覽者其必有取焉。廬陵歐陽修序。

【內制集序〈嘉祐六年〉】

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，雖宰相之重，皆可雜以他才處之，惟翰林學士，非文章不可。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，然亦自負以為至論。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，至於青詞齋文，必用老子、浮圖之說；祈禳　必祝，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；而制詔取便於宣讀，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。其類多如此。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？

予在翰林六年，中間進拜二三大臣，皆適不當直。而天下無事，四夷和好，兵革不用。凡朝廷之文，所以指麾號令，訓戒約束，自非因事，無以發明。矧予中年早衰，意思零落，以非工之作，又無所遇以發焉。其屑屑應用，拘牽常格，卑弱不振，宜可羞也。然

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，予既罷職，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，得四百餘篇，因不忍棄。況其上自朝廷，內及宮禁，下暨蠻夷海外，事無不載，而時政記、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，未必不有取於斯焉。

嗚呼！予且老矣，方買田淮、潁之間。若夫涼竹簟之暑風，曝茅簷之冬日，睡餘支枕，念昔平生仕宦出處，顧瞻玉堂，如在天上。因覽遺稿，見其所載職官名氏，以較其人盛衰先後，孰在孰亡，足以知榮寵為虛名，而資笑主談之一噱也。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。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，廬陵歐陽修序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